



从前有个扫烟囱的小孩，名叫汤姆。这个名字很短，你从前也听说过，所以你记起来是不会有有多大困难的。

他住在北方一个大城市里。城里有很多的烟囱要扫，所以汤姆有很多的钱可赚，汤姆的师傅因此就有很多的钱可花。汤姆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自己也不想读书写字。他从不洗脸，再说他住的院子那边也没有水。

他在一天当中，有时候哭，有时候笑。碰到要爬上黑暗的烟囱，把他膝盖和胳膊肘子擦破皮时，他就哭；碰到煤灰迷了眼睛，他也哭，这种事情是天天都有的。他师傅打他时，他也哭，这也是天天有的。他肚子吃不饱时也哭，这同样也是天天有的。可是跟别的孩子掷铜钱，或者跳田鸡，一根根木桩跳过去；或者看见有人骑马跑过时向马腿扔石子，碰到这种时候，他就笑了。尤其是向马腿扔石子，如果附近有堵墙可以给他躲起来的

话，最够味儿。

至于扫烟囱、饿肚子和挨打，汤姆认为这都是世界上应有的事情，犹如下雨下雪和响雷一样，也犹如老驴挨过一阵子冰雹一样，汤姆对这类事情总是勇敢地硬一硬头皮挨过去，然后摇摇头，照样欢欢喜喜，想着好日子总是要来的。到那时候他将长大成人，而且是个扫烟囱的好手，坐在酒店里喝一大杯啤酒，抽着长烟斗，打

纸牌时赌的都是银币，穿的是绒布衣服和皮靴，养一头有一只灰色耳朵的白叭儿狗，把小狗装在自己口袋里，就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他也要收学徒，收上一个，两个，三个，只要收得到就收。妙啊，他也要虐待他们，打得他们团团转，像他的师傅对待他那样。他要叫他们把装煤灰的口袋扛回家去，自己却骑着驴子走在他们前面，嘴里含一根烟斗，衣领纽扣孔里插一朵鲜花，像个国王走在自己军队的前面



一样。对啊，好日子总是要来的^①，所以，只要逢到他师傅让汤姆喝一口他喝剩的啤酒脚时，汤姆就是城中最快活的孩子了。

有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小马夫骑马来到汤姆住的院子里。汤姆这时躲在墙后面，正预备用块破砖扔那人的马腿，这是那一带地方对待生人的一种风俗。可是马夫瞧见了汤姆，就招呼他，问他那个扫烟囱的葛林先生住在哪儿。葛林先生原来就是汤姆的师傅。汤姆向来懂得生意经，对主顾总是客客气气，就悄悄地把破砖放在墙后，跑过来接生意。

那人叫葛林先生明天早上到约翰·哈特荷佛爵爷府上去，因为爵爷那里原来扫烟囱的人给关进监牢里去了，府里的烟囱没有人扫。说完他就上马走了，连汤姆也来不及问他那个扫烟囱的人给关进监牢是为什么。汤姆自己也曾经有一两次给关进监牢，所以这事使他很感兴趣。还有，那个马夫的外表非常整洁——褐黄色的绑腿套，褐黄色的裤子，褐黄色的短外褂，打了一条雪白的领带，领带上插一根漂亮的别针，一张干净的红润的圆脸——这种派头最使汤姆厌恶。他认为这人是傲慢无礼的家伙，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装得神气活现，其实这些衣服全是别人买给他的。汤姆依旧走到墙后面去拾那块破砖头。但是他一想，这人是来讲生意的，并没有恶意，

① 汤姆这些思想当然是要不得的，但后来改正了。

也就算了。

他的师傅一听说有这么一个新主顾，快活得不像样子，把汤姆一拳打倒在地上。平时晚上他都是喝两杯啤酒，那天晚上他又多喝了几杯，为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好起来。他的理由是，一个人醒来时头越痛得厉害，就越要跑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第二天早上四点钟，他真的起来了，起来又把汤姆一拳打倒在地上，这样算是给汤姆一次教训（就像那些少爷们在学校里经常受着教训一样），好叫他这一天内特别安分一点儿，因为他们要上一家大户人家去，只要能做得使主顾满意，好处可能多着呢。

汤姆也是这样想法。就是他师傅不打他，他也会极力装得规规矩矩的，因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该是哈特荷佛府了（虽然他并没有见过）；而且哈特荷佛爵爷或者约翰爵爷（他是见过的，因为汤姆两次都是被他送进监牢里去的）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哈特荷佛府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就在富足的北方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座庄园，养着很多鹿。汤姆把这些鹿认做专门喜欢吃小孩子的妖怪。这里有好几英里长的禁猎场，葛林先生和那些青年矿工有时候偷着进去捉山鸡等野味吃。就在这种时候，汤姆瞧见了那些山鸡，心里盘算这些山鸡吃起来不知是什么味道。一条壮阔的河流，河里出鲑鱼，葛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也想溜进去捉鱼，可是要捉鱼就得钻进冷水里，这个他们可不喜

欢。总之，哈特荷佛府是个了不起的地方，而且约翰爵爷也是个了不起的老头儿，连葛林先生都尊敬他。葛林先生尊敬他是因为，如果葛林是罪有应得的话，他就可以把葛林关进监牢里去。他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把人关进监牢里去呢。葛林先生尊敬他，是因为好多英里长的土地都是他的产业；是因为在那些养着猎狗的一班乡绅中间，他是个快乐的、诚实的、讲道理的人。他认为应该怎样对待他的邻居，他就怎样对待。他认为自己应该拿什么，他就拿什么。不但如此，他的身体足有两百磅重；胸围有多少，谁也没法说。这儿打得过葛林先生的人很少，可是他要是跟葛林先生打一架的话，那准会把葛林打倒。不过，孩子，这事在约翰爵爷做来是不大好的。多少事情都是这样，尽管你心里非常想做，但是你不能做，这也是如此。葛林先生因为尊敬约翰爵爷，所以当约翰爵爷骑马经过城里的时候，葛林先生总要举手到帽檐向他敬礼。

我敢说，你们从来就没有在夏天半夜三点钟起来过^①。有些人夜里三点钟起来是为了捉鲑鱼；有些人三点钟起来是为了爬阿尔卑斯山；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三点钟起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不得不起来，就像汤姆这样。可是，说实在话，夏天半夜里三点钟起来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面最最受用的时刻。至于

① 英国北方夏季天亮得特别早。

为什么大家都不在这个时候起来，我也说不出，只好说他们故意要把白天做得了的事情放在晚上做，好毁掉自己的脑力和健康的肤色罢了。汤姆呢，既不在晚上八点半钟出去吃晚饭，也不在晚上十点钟赴跳舞会，并且也不从夜里十二点钟跳舞跳到早上四点钟。汤姆在他的师傅七点钟上酒店的时候，就睡觉了，睡得同一头死猪一样。所以当那些老爷、太太们正预备去睡觉的时候，汤姆已经准备起来了；就像雄鸡那样没有礼貌，总是一早起来把那些女仆们叫醒。

汤姆就这样跟他的师傅一同出发。葛林先生骑着驴子走在前面，汤姆带着烟囱刷子走在后面，出了院子，到了街上，在那些关闭的百叶窗前面走过，在那个眯着眼睛的疲倦的警察前面走过，在半明不暗的晨光里映得半明不暗的那些屋顶下面走过。

他们穿过煤矿工人的村子，这时家家都关着门，静悄悄的。他们穿过路上的关卡。这时候他们就到了真正的乡下了。两人沿着黑色的扬起灰尘的泥路前进，路两旁堆的全是黑煤渣，有墙那样高，耳朵里只听见附近煤田里挖煤机器嘶鸣着，并且发出冬冬冬的声音，此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可是不久路就变成白的，墙也变白了，墙脚的野草长得多高，野花开得很鲜艳，全都给露水湿透。挖煤机器的嘶鸣声已经听不见了，只听见云雀儿高高在天上唱着晨歌，芦苇里小鸟啁啾，它已经这样唱了一夜了。

余下的全是一片寂静。因为地球老婆婆这时还在沉

睡着，而且她睡时比醒时还要美丽。大榆树在金绿交映的草场上面沉睡着，树底下那些牛也沉睡着^①。唉，还有附近的几块白云也同样沉睡着，疲倦得好似全都躺到地面上来，夹在榆树的枝干中间，沿着河边赤杨树的树顶，望去就像一条条白雪或者白沙，要等太阳唤它们起来，然后再升上澄澈的晴空去做它们白天做的事情。

两个人向前走去。汤姆不住地四下张望，因为他从来没有跑到这样远的乡下来过。他多么想爬过一处栅门，去摘毛茛花，并且寻找篱笆里的鸟窝。可是葛林先生是个生意人，绝对不肯答应他的。

不久他们碰到了个穷爱尔兰女人，她背着一个包袱在路上走着，走得很艰难。她头上裹一块灰色头巾，穿一条大红裙子，叫人一看就断定她是从加尔威^②来的。她光着脚不穿鞋子，也不穿袜子，一拐一拐地走着，人好像很疲倦，两脚也走得很酸痛似的。可是她长得很高，很美，有一双明亮的灰色眼珠，又乌又密的头发拖过两颊。葛林先生看得非常中意，所以当自己走近她时就向她喊道：“这路太硬了，不是你这双尊贵的脚走得了的。你上这驴子，骑在我后面好不好，姑娘？”

可是，也许她不喜欢葛林先生的样子和他讲话的口气，她冷冷地回答：“谢谢，我不上来。我倒愿意跟你

① 英国的夏季，牛羊都不回牛栏、羊栏，而是在田里过夜。

② 加尔威在爱尔兰西部的康特郡，当地的妇女就是这样装束。

这个小孩子一块儿走。”

“随你的便。”葛林气哼哼地说，照旧抽他的烟。

那女人就跟汤姆并排走起来，一面跟汤姆谈着话，问他住在哪里，知道些什么事情，又问到 he 全部的身世。谈到后来，汤姆觉得自己从不曾见过这样说话讨人喜欢的女人。

接着汤姆问她的家在哪里。她说远在大海那边。汤姆问她海是怎样的。她就告诉他，在冬季的黑夜里，海怎样在礁石上翻腾，怎样怒吼；在明朗的夏季的白天里，海又是怎样静静地睡着，让孩子们在海里游泳和玩耍。她还跟他讲了许多关于海的故事。汤姆听了巴不得能够去看一看大海，而且照样在海里游一下。

终于他们走到山脚下泉水边。这泉水并不像你在这儿见到的两种泉水：一种是从一个潭里面白沙粒里沁出来的，潭里面长了些红捕蝇草、酸葫芦和芬香的野白兰；另一种是，在长了一丛丛羊齿草的狭谷中，从温暖的沙岸下流出来的，翻着泡沫，把水底的沙打着漩，这样日日夜夜，终年不绝。这泉水和上面的两种泉水都不像，是十足的北方石灰泉，就和西西里岛或者希腊的那些泉水一样。古代人幻想这些泉水旁边常常有女水仙在热天里坐着纳凉，同时牧羊人躲在树丛后面向她们窥望。这股汹涌的泉水就从一座石灰岩脚下的一个矮石洞里冲出来。它翻泡溅沫，发出声音，清澈得使人简直分辨不出哪儿是水，哪儿是空气。泉水低低沿着路旁流去，形成

一道溪流，这股水的力量足够推动一座碾子。在泉水四周开着淡青的绣球花、金黄的毛茛花、野生的覆盆子和开得像一堆堆白雪似的山樱花。

葛林在泉水旁边站着观望；汤姆也在望。汤姆心里想，不知道有没有东西住在黑洞里面，夜间从洞里出来在草地上飞翔。可是葛林却一点儿心思不想。他一句话不说，下了驴子，爬过那座矮墙，跪在泉水旁边，就把自己那个难看的脑袋在泉水里浸起来，弄得泉水很脏。

汤姆却在急急忙忙摘野花。爱尔兰女人也帮助他摘，并且教给他怎样扎花。两人把花扎成一个很美丽的花束。可是当汤姆看见葛林真个洗起脸来时，他就花也不扎了，看得甚为诧异。等葛林洗完脸，摆动着两只耳朵使耳朵干燥的时候，他就说：“噢，师傅，我从没有看见你洗过脸呢。”

“你很可能不会再看见。我洗脸并不是要干净，而是要凉爽一下。要我像一个满脸煤灰的青年矿工，每隔个把星期洗一次脸，那才丢人呢。”

“我也巴不得把头放在泉水里浸一浸呢，”可怜的小汤姆说，“这样管保跟把头放在城里抽水机下面一样痛快；而且这里可没有教区^①里的人把你赶走。”

“你跟我来，”葛林说，“你要洗什么脸？你又没有像我昨天晚上那样喝了半加仑的啤酒。”

^① 教区是教会中划分的区域。

“我不管你是怎么回事。”淘气的汤姆说，就跑到泉水旁边洗起脸来。

葛林本来有一肚子气，因为那个女人宁愿跟汤姆在一起，不跟他在一起，所以他骂了汤姆许多难听的话，把汤姆从地上一把抓起，痛打起来。可是汤姆已经挨惯了这一套，他把头藏在葛林两只大腿中间，不让他打到，同时使劲踢他的脚踝。

“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葛林？”爱尔兰女人在墙那一边喊。

葛林抬头一看，听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吃了一惊。可是他只回答：“不觉得，而且永远不觉得。”又继续打汤姆。

“这的确就是你。如果你过去觉得羞耻的话，你老早就会回到凡谷去了。”

“你知道什么凡谷？”葛林叫出来，可是他住手不打汤姆了。

“我知道凡谷 我也知道你。譬如说 两年前马丁节^①的夜里 在赤杨泽那边发生的事情 我就知道。”

“你知道？”葛林大声喊。他丢下汤姆，爬过矮墙，和那女人面对面站着。汤姆当做他会打那女人，可是那女人正言厉色地看着他，使他不敢下手。

“是的 我当时在那里。”爱尔兰女人冷静地说。

① 即圣马丁节，在十一月十一日

葛林骂了她许多下流话，后来说：“听你的口音，你并不是一个爱尔兰女人。”

“你不用管我是谁。总之我是看见了。如果你再打这个孩子，我就可以把我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葛林好像很害怕，他没有再说什么就骑上驴子。

“你站着！”爱尔兰女人说，“我还有一句话要向你们两个人说，因为你们两个在事情完结之前，都还要见到我。那些愿意清白的人得到的将是清白，那些自甘下流的人，将要下流到底。记着。”

她转身走了，穿过一座栅门，向草场走去。葛林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就像吓呆了似的。后来他跑去追她，叫道：“你回来。”可是当他赶到草场上时，草场上并没有什么女人。

她躲起来了么？这儿并没有什么地方躲得了。可是葛林仍旧四处找她，汤姆也找她，因为汤姆跟葛林一样，对她这样突然不见，弄得迷迷糊糊。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找寻，那女人还是找不到。

葛林又回来了，呆如木鸡似的，一声不响，因为他心里有点儿害怕了。他骑上驴子，重新装上烟斗，抽着烟，不再惹汤姆。

当时他们又走了三英里多路，就到了约翰爵爷庄园的门口。

那些看守庄子的人住的房子都非常高大。铁栅栏的园门也非常高大，有两根石头做的门柱，每根柱子上都

刻了一个怕死人的恶鬼。恶鬼有一嘴獠牙，头上两只角，拖着一条尾巴。据说约翰爵爷的祖先参加玫瑰战争^①时，头上戴的就是这种鬼头盔。他那些祖先一定是小心谨慎的人，戴这种鬼头盔就是为了吓唬那些敌人，使他们看见了赶快逃命啊。

葛林拉一下门铃，就有一个管园子的人走出来，开了门。

“爵爷叫我等你呢，”他说，“你听着，规规矩矩由大路走，不要乱跑；回来的时候，可不要让我捉到你偷了什么兔子之类。我要仔细搜查呢，你记着。”

“假如藏在煤灰袋下面，你可搜不到啦。”葛林说，自己大笑起来。管园子的也笑了，就说：“你既然是这样的人，我还是陪你一起上大房子去吧。”

“我想你顶好陪着我。老兄，看守园内山鸡野兔的是你，不是我啊。”

管园子的跟他们一起走了，一路上跟葛林谈得很开心，这使汤姆看了诧异之极。其实管园子和小偷并无分别，在家里是管园子的，到了外面就是小偷，汤姆哪里知道呢？

他们在一条两边是菩提树的大路上走着，这条路足足有一英里长。汤姆从菩提树枝干中间望见许多鹿睡在羊齿草里，头上鹿角竖得很高，看得他心惊胆战。这样

^① 玫瑰战争是十五世纪英国两个贵族互争王位的战争。

大的树，汤姆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抬起头来，好像青天就歇在树顶上。可是最使他弄不明白的是一种古怪的嗡嗡声，一路走来都听得见。汤姆愈来愈弄不明白，索性鼓起勇气来问管园子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话时非常恭敬，并且喊他“老爷”，实在是由于心里非常害怕他罢了。管园子的听汤姆称他“老爷”很是高兴，就告诉汤姆，说这些是菩提树上采花的蜜蜂。

“蜜蜂是什么？”汤姆问。

“做蜜的。”

“蜜是什么？”汤姆问。

“你不要噜苏。”葛林说。

“你别管这孩子，”管园子的说，“这个小家伙很懂得礼貌，在他是很难得的。要是跟你这种人在一起，不久一定会变坏。”

葛林大笑。他觉得这话对他是一种恭维。

“我但愿能够做个管园子的，”汤姆说，“能够住在这样美丽的地方，穿上绿丝绒衣服，而且纽扣上还挂着一个真正的唤狗的哨子，像你这样。”

管园子的笑了，他总算是个好心肠的人。

“孩子，要学会少管闲事。你的饭碗无论如何比我的要靠得住多啦。你说对吗，葛林？”

葛林又大笑起来。接着两个人谈话的声音放得很低。不过汤姆还能够听得出是在争执进行偷猎的事情。最后葛林粗暴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不信任我呢？”

“目前没有。”

“那么等你有了理由之后再问我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个正派人。”

这话引得两人又大笑一阵，因为他们认为很可笑。

当时他们已经走到大房子前面的大铁门前面。铁门里面盛开着杜鹃花和红蜘蛛，汤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只顾望着，心里在想，这房子可大啊，真不知里面有多少烟囱。又想，这房子不知道多少年前造的，造这房子的人叫什么名字，他造这房子不知拿到多少钱。

可是汤姆和他的师傅并没有从大铁门进去，像公爵和主教进来时那样，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房子后面一个小小后门进去。放他们进去的是一个倒煤灰的男仆，怪难看地打着哈欠。在过道里他们碰见女管家，穿了一身花花绿绿的印花睡衣，汤姆几乎把她当做爵爷太太。她用许多严厉的话吩咐葛林要当心这个，又要当心那个，就好像爬上烟囱的是葛林而不是汤姆似的。葛林听着她吩咐，不时低声对汤姆说：“小鬼，你要记着这个。”汤姆真个记在心里，至少能够记得多少就记得多少。后来女管家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里，房里的东西全用大张的牛皮纸盖着，就命令他们动起手来，讲话的声音又高又傲慢。汤姆呜咽了两声，又被他师傅踢了一脚，就这样钻进炉格子，爬进烟囱里去。一个女仆留在房间里面看守家具；葛林先生跟她讲了许多讨好的话，又像开玩笑，又像献殷勤，可是女仆很少理睬他。

汤姆究竟扫了多少烟囱，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他扫得非常之多，所以扫得很疲倦，而且弄得迷迷糊糊的，因为那些烟囱和汤姆一向在城里扫的烟囱不同，又大又曲折，曾经改建过好多次，所以管道弄得分不清，有点儿纠缠在一起了。乡间老式别墅里的烟囱都是这样子，你只要爬上去一看就明白了，不过恐怕你未见得肯爬上去。就因为这个缘故，汤姆在烟囱里面简直迷失了方向。迷失方向在他倒无所谓，而且他钻在烟囱里就像鼯鼠钻在地下一样成为习惯，反正眼前是一片漆黑。可是到了最后爬下烟囱，他以为走对了时，偏偏走错了。他发觉自己站在一间房间的炉毯上面。这样的房间，他有生以来就没有瞧见过。

是的，这样的房间汤姆从来就没有瞧见过。他从前走进的上流人士的房间都是地毯卷起来，窗帘放下，家具堆放在一起并且用块布盖着，墙上的画都是用围裙或罩衫遮上。汤姆时常盘算，这些房间安排妥当之后，给那些高贵的人们起坐时，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现在可看见了，而且他觉得房间看上去非常之美。

房中的陈设全是白色：白窗帘，白帐子，白家具，白色的墙壁，另有几处画上几根粉红色的线条。地毯上满是鲜艳的小花。墙上挂的画都装有金框子，有些画的绅士贵妇，有些画的骏马猎狗，汤姆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汤姆欢喜那些马，可是不大中意那些狗，因为里面没有叭儿狗，连一条小猎狗都没有。

他接着看见一个洗脸架，上面放着水壶、面盆、肥皂、刷子和毛巾。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放满清水。这么一大堆东西，全为了洗脸、洗澡用的，这使汤姆看了很弄不明白。汤姆想：“照师傅的那一套说法，她一定是个脏女人，才需要这么多的水来洗。可是洗了之后，她把污水藏到哪里去了呢？我在房间里看不见一点儿肮脏，她用的毛巾也一点不脏，从这一点可以推想她一定是个狡猾的女人。”

后来，他朝床上望望，那个脏女人被他瞧见了；这使他惊得气都不敢透出来。



睡在雪白的被单下面，枕着雪白的枕头，原来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小姑娘。这样美丽的小姑娘汤姆从来还没有见过。

她的两颊就和枕头一样白，头发就像金丝，在床上散成一片。她的年龄大致和汤姆一样大，也许大一两岁；可是汤姆心里并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想到她的嫩皮肤和金黄的头发，弄不明白她到底是个真正的活人，还是他在店里看见的那种蜡娃娃。可是当

他看见她呼吸时，他断定她是个活人。他眼睛睁得多么大地站在那儿望她，就好像她是天仙下凡一样。

不对。她不可能是肮脏的。她永远不会肮脏，汤姆自己在想。后来他又想：“是不是所有的人洗了之后都像她这样呢？”他望望自己的手腕，想把上面的煤灰搓掉，一面盘算这些煤灰会不会搓得下来。“如果我长得像她这样干净，敢说我的样子要好看得多。”

汤姆向四面望望，忽然看见一个又丑又黑、衣服褴褛的小孩子靠近他站着，一双烂眼睛，露出一嘴白牙在笑。他怒冲冲转向这个孩子。这样漆黑的瘦猴子跑到这样可爱的小姑娘房里来是什么意思？再一瞧时，原来是一面大镜子里照出来的自己的形象，汤姆从来没有看见自己这副模样过。

正因为汤姆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这样肮脏，他又羞又怒，就哭了出来。他转身准备轻手轻脚再爬进烟囱躲起来，可是把炭栏撞倒了，弄得火棒也摔下来，那个声音就像一万只洋铁壶拴在一万只疯狗的尾巴上拖着跑一样。

床上的小姑娘跳了起来，看见汤姆，尖声尖气叫得就像一只孔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保姆从隔壁房间里赶进来，看见汤姆这副模样，断定他是个抢东西和杀人放火的强盗。这时汤姆正跌在炭栏上，老保姆飞快向他赶过来，一把抓着他的外褂。

可是她并没有捉到他。汤姆曾经有好多次被警察捉